

逝去的年华

方 昉



内 容 说 明

迷濛的秋雨，静静的垂杨，雨中的白塔，五龙亭畔的笑声，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甜美的梦。

在本书的开头，我们便认识了一群天真的年轻人，他们对生活怀着无限希望，抱着各式各样的幻想。苏凌的天真稚气；何湘月的温柔凝重；张攻的深沉；韩明的潇洒；杨春山那诙谐的性格；罗仪那出众的仪表……以及他们对学习、生活、爱情所持的不同态度，都给人留下了深刻而又鲜明的印象。

作者以清新流畅的文笔，描写了这群年轻人的忧愁与欢乐，以及在十年动乱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坎坷。

那是过去了的年代，那是能引起人们许多美好记忆和痛苦的年代。我们读着它，情不自禁地和书中人物一起，心潮激荡……

封面设计：徐 中 益

逝去的年华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39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0 $\frac{9}{16}$ 插页 2

198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01,000

书号 10019·3462

定价 1.45 元

—

微风阵阵，细雨潇潇，雨中的鲜花娇艳欲滴，水边的垂柳轻轻摇曳，那碧绿的枝条，在风雨中显得那样青翠，那样婀娜多姿。绿波粼粼的水面上，映着白塔朦胧的倒影。雨中的北海公园，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五龙亭附近的茶座，正是游人云集的地方，虽然天空飘着微雨，但来往的游人依然络绎不绝。现在，因为时近中午，所以茶座上更是生意兴隆了。

离茶座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姑娘倚栏站在一棵大柳树下，她披着天蓝色的雨衣，凝神望着湖水，浓密的柳枝掩映着她娉婷的背影。远处，波光潋滟，细雨如丝，真让人觉得风光如画。

茶座在播送音乐节目，欢快的歌声，在微风细雨中似乎显得格外音韵飘扬。

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妈妈，带着自己的小孙女，神色安然地坐在一张藤椅上，茶桌上放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，小孙女仰着头，睁大了好奇的眼睛，正在入神地听故事。

旁边的桌子上，坐着两男一女，他们正拿着一个剧本热烈地争论着，其中一个年轻的男子还留着长长的头发、长长的胡子。坐在他们附近的人都带着好奇的神色，看着这个

留胡子的年轻人。不久就有人认出来，他是最近上演的一部新片里面扮演主角的演员。于是人们带着好奇的笑容，轻声议论起来。

在那边，最冷清的一个角落里，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学生，正在入神地绘画。

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占据了茶棚中间的一张桌子。正兴致勃勃地下象棋。两个围观的小伙子，正起劲地“支招”，七言八语那个紧张劲儿，比下棋的着急多了。

一个长眉细眼的高个子青年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，满脸焦躁的神色，不住地向两旁大路上瞭望，并时时抬起手来看表，他那生气勃勃的面孔上，显得异常不耐烦。最后，他百无聊赖地长吁了一口气，把眼睛转向旁边下棋的桌子。看了一会，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就转过脸去。那个专心绘画的青年，却吸引了他，他好奇地走过去，想看看他的画。不料刚走到他跟前，正赶上那个青年抬起头来，见他注视自己，先是愣了一下。随即放下画笔，站起身来叫道：

“韩明！”

韩明也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中学时代的同学。他握住对方的手，高兴地说：

“唐之瑶，原来是你！我们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快坐！坐！”唐之瑶说着，连忙搬过一把椅子来。

韩明坐下了，他望着唐之瑶桌上的画稿，笑了笑说：

“听说你是美院的高才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唐之瑶扶了扶眼镜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不行啊！差远了！”

韩明坐在一旁，望着桌上那五颜六色的画稿，止不住连声赞叹。

唐之瑶温和地笑着，他打量着韩明那洁白的衬衣，潇洒的神态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今天怎么有这样大的兴致，一个人雨中独游？”

韩明笑了，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可是个大俗人，没有你那样大的雅兴，一个人逛公园。”

“那么……你等人吗？”

“对了。暑假快完了，班里几个同学想凑在一块热闹一下；另外，还顺便给一个朋友送行。”韩明说着，看了看乌濛濛的天空，摇摇头说：“真不巧，选了这么个日子。你怎么？是一个人吗？”

“我最喜欢雨中独游。”唐之瑶笑了。

“呆会儿和我们一起玩玩吧！我们难得碰在一起。”

“不行，来的人我都不认识，多没意思。”

“我说一个人你一定认识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苏凌。”

“她？当然认识啦。我们小学同学六年哪，前几天还碰见她了呢。……啊，对了，她现在和你一个学校，好象也是学作曲的。”

“对了。”

唐之瑶高兴地笑着说：“苏凌小的时候可聪明了。当时，我们班还有一个姓李的女同学，她们两个人最要好，每逢考

试，她们两个人总是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。真厉害。”

“现在也不含糊啊！她上白洋淀过了几天暑假，回来就发奋要写个剧本。”韩明笑了。

两个人正说着话，忽听码头那边传来一阵女子的笑声。韩明连忙转过身去，正好看见一只渡船刚刚靠岸。船上下来的人，正向四面散着，有几个人径直往这里来了。韩明睁大了眼睛看着来人，见前边的两个是何湘月和沈凝之，便连忙喊道：

“沈凝之！”

唐之瑶随着韩明的手势向那边望去，看见两个年轻的女学生从那边走过来了。前面的一个，中等身材，尖尖的下颌，脸庞略显消瘦，两条细细的眉毛，配着一双灵活有神的眼睛，样子很文静。后边那个，身材娇小，一头蓬松的短发，衬着那圆圆的、洋囡囡一样的脸。她手里举着个花条布的小伞，边走边东张西望。

在她们后面，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男子，他神采奕奕地提着一个大网兜，里面装了两个大西瓜。

韩明用手一指，急急忙忙地说：“看，前边那个叫何湘月，后面那个叫沈凝之；那个男的是何湘月的朋友，今年毕业，分到青海了。我们今天聚会，就是给他送行。”

“哦！”唐之瑶点了点头。

正在这时，那个身材娇小的女学生，已经看见韩明了，她停住脚，尖着嗓门喊道：

“韩明！”

“鄙人在此恭候多时。”韩明玩笑地说。

沈凝之一阵风似地跑过来，喘吁吁地说：

“哎呀！累死我了！”说着，拉了个椅子，就坐下了。

何湘月随后也走过来了，她一看见唐之瑶，就停住脚，迟疑地看了看韩明。

韩明会意，忙指着唐之瑶，给何湘月和湘月的朋友高原作了介绍。

几个人含笑让座。沈凝之却在一旁叫起来了：

“韩明，你太目中无人了！为什么单不介绍我？”

韩明笑了笑，摇摇头说：

“谁目中无人？你一来就大模大样地坐下了，根本没看见人家。”

几个人说笑着，围着桌子坐下了。

何湘月看了看手表，轻声说：“他们还没来吗？”

韩明摇头说：

“主要是今天的日子选得不好，你看，苏凌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；刘歌更甭说了，那小子根本没准；张攻向来是唱名角的派头，不到最后不出场；宋巧莺说她不一定……”

大家听了他的话，都不禁笑起来了。

几个人随意说笑着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树叶子上的雨水，滴滴嗒嗒地摇落在地上。在棚子里坐着，也觉得凉飕飕的。

沈凝之望着外面阴沉沉的天空，赌气似地说：

“这天儿，真憋气，不下，又下，这叫什么雨！”

“这叫‘缠绵秋雨’。”韩明微笑着说，并文质彬彬地点了

点头。

沈凝之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又来了！知道你是个文学爱好者。”

突然，何湘月用手指着远方，叫着说：

“你们看，那边站着的那个人象不象苏凌？”

沈凝之向那有着浓密的柳枝掩映的地方望了望，果然有个姑娘的不甚清晰的身影，她摇了摇头说：

“异想天开！她才不会到那儿站着去呢。”

韩明定睛看了看，摇头说：

“那可不一定，别人不会那样傻气，在雨地里站着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于是除了高原，几个人都站起来。韩明踩着路上的积水，在前边跨着大步，边走边气哼哼地说：

“你说多可气，让她等人，她一个人跑到那儿赏雨去了。”

沈凝之嘻嘻哈哈地跟在后面，老声老气地说：

“还不一定是不是呢，你吵什么！”

何湘月和唐之瑶则斯斯文文地说着话，跟着他们，一直向那里走去。

二

微风轻轻拂过柳梢，柳树在雨中轻柔地摆动着它那潇

洒的枝条。苏凌站在浓密的柳枝下，望着苍茫的水，默默地出神。远处的绿树，在迷濛的细雨中颜色似乎更绿了。她望着那重重绿树和雨中的白塔，觉得色调格外清新，但又觉得仿佛有点儿美中不足，她想：如果把白洋淀的芦苇荷花搬到这儿来就好了。

她沉沉地想着，忽然看见一群小鱼在水里欢快地摆动着小尾巴，从自己面前游过去了。她不禁笑了笑，望着满园秋色，一片秋水，又出起神来。

已经到了秋天了，可是公园里的树，依然绿意很浓，花儿还是照样的娇艳。这一切加上斜风细雨，真使人觉得象在画中一样。

如果画到纸上，这水应该用什么颜色才好呢？望着眼前的景色，她痴痴地想着，一个青年淡淡的影子，蓦然兜上心来。

她很奇怪，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忘不了他。那个人叫罗仪，是美院的一个学生，是她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。随后，两人之间有了一些来往，但是，似乎也很平常，只不过两个人对音乐、绘画都有兴趣；对文学艺术也有共同的爱好罢了。所以，虽然他们认识已将近一年了，但两人之间的关系时断时续，并没谈过什么其它问题，苏凌也并没怎么把这事过分放在心上。

暑假前，苏凌的爸爸苏晓村，似乎知道了一点风声，但他没有问什么，他只坚决主张女儿暑假到农村去，理由是锻炼锻炼，体验体验农村生活。但苏凌却隐隐约约感到，这事

和那事有关系，因为正好在前一天，她和罗仪在街上走，碰见爸爸办公室的一位阿姨，那个阿姨和她说话时，打量了罗仪半天。估计是她回去和爸爸讲了什么，所以第二天苏晓村就作了这个决定。

苏凌当时觉得爸爸的态度有点生硬，也有点好笑，但觉得也无所谓，而且自己也正想看看白洋淀什么样子，所以放了暑假，就到白洋淀去了。她在爸爸当年的房东时三姨家里，一直住到快开学，才回到北京来。

白洋淀的风光是那样吸引人，那儿的生活对她来说全是新的。她去了以后，很快就忘了心里的事，并且搜集素材，想写个剧本。二十多天一晃就过去了。回来以后，她的表姐王皎皎悄悄地告诉她：暑假期间有人给她来过一封信，但是，好象被舅舅拿走了。

苏凌觉得奇怪，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事又让她想起罗仪来，觉得自己离开北京好象事先应该告诉他，但想了想，又觉得没有必要。可是，一想起那封神秘的来信，心中又有点儿不安，她总觉得那封信似乎是罗仪来的。

一想起这件事来，她就不知道应该高兴，还是应该懊恼。不过，好象高兴的成分多，而且还有一种神秘秘的感觉。……她没有向父亲要那封信，她并没把事情想得那样严重，她没有去要，多半是不好意思。……奇怪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

她凝神望着水中的涟漪，无声地笑了。

沉沉下垂的柳枝，掩映着她的身影，一阵风过处，叶子上的雨水，都摇落到她的身上了，但她依然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是青春的热血在燃烧，使她忘记了连绵的秋雨呢，还是她愿意在秋雨秋风里冷却一下那过于火热的心呢？这一切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韩明他们来到离栏杆不远的地方，透过浓密的柳枝，依稀看见那姑娘的背影。她两手掩在雨衣斗篷里，斜着身子倚在铁栏杆上，一动不动，仿佛生了根。白色的皮凉鞋已经被雨浇得湿湿的，但她好象全然不觉，只顾在那里临风赏雨。

“是她！”韩明肯定地说。

“那凉鞋很象。”沈凝之悄悄地说。

“好，这种天气在这儿站着，真有独特的个性，我应该画张画。”唐之瑶含着微笑，低声说。

何湘月使劲叫了一声：“苏凌！”

“啊！”那姑娘一惊，猛然回过头来。大家才看见顺着她头上的雨帽，滴滴嗒嗒流得满脸是水，那漆黑的刘海儿都一缕缕地贴在脑门上了。两道清秀的眉毛上，沾满了点点水珠。她睁大了水灵灵的眼睛，带笑带气地说：

“你们可真好！都不准时来，单叫我一个人等你们。”她生气地抹了抹头上的水，一把拉住何湘月说：“你来晚了，认打还是认罚！”

“哎呀！我的小姐！”韩明玩笑地说，“据说《西游记》里的猪悟能打仗的时候，常常打不着妖精就倒打一耙。你问问，谁来得早？”

“当然我早！”苏凌理直气壮地说，“我九点钟就到了。”

“啊，早来了，咱们约好了在哪里等？”韩明认真地问。

“当然在茶座！”苏凌理直气壮地回答。

“那您……啊？”韩明向四周望了望，“大概您信步走到这儿来赏雨，流连忘返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望着韩明的神态，苏凌自己先笑起来。“我真早就来了，来了就坐在茶座等你们，你们总不来，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人家都看我，好象我一个人不应该坐在那里似的。”

沈凝之大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天！看看你怕什么？瞧你这股酸劲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苏凌笑着说，“一个老太太，还直跟我说话：‘姑娘，一个人来的？多大了？……’别提多烦人了。还有一个老头儿也东问西问的，他一听我在上大学，就摇摇头说：‘现在你们学的东西太少，从前哪，一上中学等于中了秀才，上大学就等于中状元了。’他问我：‘你知道北海的铁影壁是怎么回事吗？’我说不知道，他叹了口气，用手一指景山的亭子说：‘景山的五个亭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这里面原来有五个神像：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当中的是苦神。’我还真不知道，他又问我：‘你知道之、之、之三个字的韵是怎么回事吗？’我说不知道，他闭上眼连连摇头。……我一生气，就跑这儿站着来了。”

大家听了她的话都笑了起来。

“高原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，他坐在那里专等你的大驾呢。”何湘月笑盈盈地说。

大家说笑着往回走。苏凌这时才看见唐之瑶，她笑着说：

“哎呀！小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韩明摇头微笑着说：

“真是不会说话，什么叫你也来了？”

苏凌跳起来说：

“对！对！我是表示欢迎，丝毫没有不欢迎的意思。”说着，热情地握了握唐之瑶伸过来的手，连连说：“你好！”

唐之瑶笑着说：“今天真巧，我来时一个人，结果碰上这么多人。”

这时，苏凌已三步两步跑到前面，她头一个跑进了茶座。等大家都进来后，她拉过一把藤椅，一下子坐在上面，自己先笑起来。高原看着她，也笑了。

沈凝之打了她一下，摇摇头说：

“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高兴？雨衣也不脱，哎呀，都是水！你看！你看！”

苏凌脱了雨衣，露出里面的白衬衣、蓝裙子。她冲沈凝之做了个鬼脸，依旧嘻嘻地笑。

韩明看了看她，说：

“看来，你们女同志真是不怕冷，这个雨天还穿裙子。”

“对了！在白洋淀把我热坏了，那个热呀！又没法穿裙子，这回，我想使劲凉快凉快。”苏凌笑嘻嘻地说。

“哎，别说废话了，谁去端茶？走！”何湘月说着站起身来。

高原忙说：“我去。”

苏凌笑着站起身来又坐下了，她说：

“何大姐，我不去了，这个功劳我让给韩明吧！”

“调皮鬼！”何湘月笑着和韩明一起走了。

“我也去吧。”沈凝之慌慌忙忙也跟在后面走了。

苏凌不禁好笑，她说：

“买多少水呀，去四个人？”

唐之瑶也笑了，他抬头望了望雨中的白塔，沉思有顷，才慢慢地说：

“苏凌，听说你正在写剧本，以后如果成功了，一定送我一本。”

苏凌惊讶地摇摇头说：

“你的消息真快，不过……我准备失败。”

“不，我祝你成功！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“好！”苏凌高兴地笑了。

唐之瑶是美术学院的学生，罗仪是比他高两级的同学，他知道罗仪和苏凌似乎很要好。现在，听说苏凌要写个剧本，他想这里面一定有罗仪的份。想到这里，他默默地笑了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我想这里面一定有罗仪的份。”唐之瑶笑着说。

苏凌一笑，摇摇头说：

“你可别大惊小怪，这件事我并未告诉罗仪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没有必要。”苏凌淡淡地笑了笑，眼前又浮现出罗仪的影子来。她摇了摇头说：“小唐，你们大概误会了。”

“哦。”唐之瑶看着她的神色，点头说，“也可能。不过，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苏凌注意地看着他。

“也许……”唐之瑶迟迟疑疑地看着苏凌，他的神态倒把苏凌招笑了。“我应该怎样理解呢？”唐之瑶看着苏凌，微微地摇了摇头。

“随便你怎样理解。但是，我觉得不应该男女同学之间有了一些交往就要那样理解。”苏凌笑了。

“那是当然。不过……”唐之瑶刚说到这里，看见高原端着水走过来了，就住了口。

苏凌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，轻声说：

“我们别说了。”

唐之瑶看着苏凌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这时，沈凝之、何湘月端着几个盘子，高高兴兴地回来了。韩明端着几个碗，跟在后面。

“借光！借光！”韩明边喊边走。

这时，一个从外面匆匆进来的人，急忙上前接过韩明手中的茶杯，好笑地说：

“哎呀！看你这架势，活象什么旧戏里的茶童！”

韩明吓了一跳，抬头见是张攻，他的话就多起来了。

“张老先生，您可真稳当，说九点来，快十一点了才到。每次有什么约会，你老人家总是姗姗来迟，以后干脆别叫张攻了，叫张姗姗算了！”

高原笑着和张攻握了握手。

在哄笑声中，张攻甩掉雨衣，把夹着的一本书，放在一边，顺手拉了把藤椅子坐下了。

他高高的个子，皮肤微黑，两只深沉的大眼睛，配着那又黑又浓的眉毛，端正的鼻子，轮廓过于分明的嘴。此刻，他默默地坐在大家中间，显得心不在焉，分明心里在想什么事。

苏凌望着茶棚外飘摇的雨丝，慢悠悠地说：

“张攻，如果你有事，就甭来多好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张攻回过身来，望着苏凌，似乎没听清她的话。

何湘月望着他们两个人，含笑地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一见面就拌嘴，莫非这也是一乐？”

张攻和大家一起笑了，他这才看见唐之瑶：

“哎呀！小唐。少见！少见！”

“好大的眼睛！”沈凝之撇着嘴。

“唉，眼大无神，没有办法。”张攻自嘲地说。

“哎，刘歌怎么还不来？”沈凝之叹着气，自语似地说。

“他呀，没准先下饭馆去了。”苏凌抿嘴一笑，“百分之八十，你们信不信？”

韩明把桌上的一盘豌豆黄放到苏凌面前，说：

“这个给你，劳驾，多吃点，少说点吧！”

苏凌笑着，端详着细瓷碟子里的豌豆黄，赞叹地说：

“哎，好漂亮的颜色，看着都是一种享受。”

说着，她把碟子推到张攻面前说：

“请，这是北京仿膳的特产，以前是专给西太后吃的。”

张攻尝了一口，咧咧嘴说：

“我对吃的东西向来无所用心，啥豌豆黄，别神吹了，这就是豆沙呀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苏凌在唐之瑶那堆散乱的画稿里，挑出一张山水画来，仔细地看，她说：

“哟，这幅画怎么这样眼熟啊？好象在哪里见过。”

“完全可能，我这是在故宫临摹的，是清朝一个画家画的，你仔细看看，上面的诗挺有意思。”唐之瑶扶了扶眼镜，在画上指点着说：“谁写湖天柳万丝，……”

“嗨！这字太草了。”苏凌说着，仔细分辨着画上面的字，轻声念道：“妒它画近渔舟处，柳色山光着意青。……”

“好！‘柳色山光着意青’，这句特别耐人寻味。”张攻说着，出神地望着远方。

一阵凉风夹杂着雨丝，飘进茶棚里来。苏凌望着迷茫的细雨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哎，你们看，那边一道曲栏，映着碧澄澄的水，再加上斜风细雨，象不象一幅水墨画！”